

■创作谈

家风是众多问题的根源

□郭文斌

《家国情怀话家风——〈朱柏庐治家格言〉解读》是我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五本书。从《中国之中》开始，到《吉祥如意》《郭文斌解读〈弟子规〉》《中国之美》，除《郭文斌解读〈弟子规〉》外，均为精装本，大多重印十余次。2024年2月出版的《中国之美》已第七次印刷，印数达一万册。2023年，视频《郭文斌解读〈朱柏庐治家格言〉》上线“学习强国”平台，首日浏览量突破50万，点赞超过3万次，可见社会关注度之高。随后，热心读者根据视频内容整理出口语体书稿，我正是在此基础上修改、润色成书。希望这本书能切实回应万千家长对家庭教育的关切。

中国人的道德、情感与伦理根基在家庭。从深层逻辑看，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往往与家风密切相关。纵观历史，千年兴旺的家族，多赢在家风。而仅传一两代便衰落的家族，也常常败在家风。那么，如何将这一深刻认知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实践？近年来持续开展“寻找安详小课堂”活动，正是从家风建设入手、试图回应这一时代课题的生动缩影。2025年2月起，在宁夏日报社领导的支持下，《宁夏日报》副总编连小芳带领记者陈郁、祁国昌、闵良，持续跟踪采访“寻找安详小课堂”，并在《宁夏日报》头版连续推出6篇系列报道。报道通过丰富案例说明，要有效降低抑郁率、离婚率与犯罪率，往往需要从重整家风开始。2025年3月，《人民日报》记者赴宁夏调研，撰写并发表了《以家庭文明建设破解社会治理难题——对宁夏“寻找安详小课堂”的调研》一文，从具体、细微之处探讨落实路径。随后，人民网宁夏频道发布的《寻找安详小课堂的来龙去脉》，当月浏览量突破200万，反映出社会对和谐美好家庭生活的普遍向往。

后来，在银川召开的全国16省市监狱“醒来小课堂”传统文化教育改造项目研讨交流会，进一步印证了家风建设的重要性。司法部监狱管理局政委王学泽称“醒来小课堂”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改造品牌，为新征程上的罪犯教育改造工作提供了生动实践，有效提升了教育改造质量与效果，推动了监狱工作高质量发展，也成为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改造



工作的范例。相关报道受到广泛关注，仅人民网宁夏频道的报道一周内就引起众多关注。报道显示，宁夏监狱系统引入“寻找安详小课堂”课程后，成效明显。该课堂的主体课程，正是家风教育。

“寻找安详小课堂”在全国广泛推广，说明家风课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普遍欢迎。2010年，《寻找安详》一书出版后，许多读者前来交流，使我有些应接不暇。渐渐地，我便萌生了创办读书会的想法。2012年，我鼓励几位从《寻找安详》中受益的读者注册成立了完全公益性质的“寻找安详小课堂”，尝试以《寻找安详》等书籍和家风课视频为教材，帮助抑郁症患者走出困境。后来它逐渐发展成为一处让参与者沉浸式体验中华文化之美的“安详诗园”。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同吃同住，共同学习，一起进步，亲如家人。这里不收取学费，还提供食宿并赠送书籍。不少学员完成学习

扎根现场的批评姿态

——评陈宇《诗林拾望》

□马 忠

《诗林拾望》作为陈宇的文艺评论集，是“新力量文丛”的一卷。这部作品跳出了传统文艺批评的程式化窠臼，以扎根文学现场的敏锐视角与鲜活灵动的随笔笔触，为当下文艺批评领域带来了一股清风。

该书最显著的特色是扎根现场的批评姿态，如同一位深耕诗坛的观察者，始终锚定当下诗歌创作的鲜活脉搏。书中的评论紧扣诗坛动态，将目光牢牢锁定于那些活跃于创作一线的诗人及其作品。从老童《独白》中“以杜鹃啼血叩问苍穹”的忧患书写，到尹才干图像诗里“形意共生”的先锋探索；从曹东《许多灯》中“性灵与哲思交织”的凝练短章，到潘兴斌微型诗里“三行见真意”的精巧构思……构成了一幅立体的当代诗坛生态图景。

陈宇的批评始终贴着文本行走，既能潜入字句肌理捕捉诗人的创作密码，又能跳出文本还原创作现场的温度。分析老童的诗歌时，他不仅敏锐捕捉到《变成一只杜鹃鸟》中“对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叩问”，更点出其白话表达中藏着的赤诚，解读尹才干的图像诗时，他不回避初期剑走偏锋的争议，更以《童年》《走不出逝去的心境》等作品为例，肯定其“从古典诗歌汲取养分，让形式与内容共生”的创新价值。这种在场感让批评不再是隔岸观火的评判，而是与诗人、作品、时代对话的过程，读者仿佛能透过文字，看见诗人落笔时的斟酌、创作时的悸动，以及诗歌在

现实土壤中生长的轨迹。

独立真诚的批评态度是该书的一大亮点。在当下文艺批评的语境中，陈宇始终恪守鲁迅先生“剜烂苹果”的批评准则，践行“坏处说坏，好处说好”的赤子之心。评曹东、简云斌时，他既肯定《许多灯》“以九行写尽十年人生”的性灵特质，如《抽屉》中“生活的抽屉悄无声息合拢”的隐喻，将生命被抽空的钝痛凝练成诗，也不讳言部分诗作存在“散文化倾向”，谈到其在追求直白时偶尔失却诗歌的凝练张力。论及杨真真的创作轨迹，他既肯定《肉身之外》中“从‘小家碧玉’到开阔大气”的突破，如《童话诗人》中“笔尖流出天地”的豪迈，彰显诗人对自我的超越，也直言其早期作品中“囿于私人情绪的纤巧”，如部分情诗虽细腻却格局偏狭。面对尹才干图像诗的争议，他既不跟风嘲讽文字游戏，也不盲目追捧“泰斗”之名，而是客观指出其“将形式与内容熔铸”的探索价值；评李自国《生命之盐》时，既肯定其“盐场史诗”的厚重，也坦言“个别篇章情感溢出如堰塞湖”。如此敢言真话、不掩锋芒的态度，让批评挣脱了温墩水的桎梏，字里行间尽显批评家的学术风骨与时代担当。

此外，该书还展现出灵动鲜活的批评文风，以随笔体的自由姿态，让文艺评论呈现出文趣与理趣共生的独特魅力。陈宇的语言既精准锐利又饱含温度，常以生动比喻点亮观点：论李自国《生命之盐》，他将盐场的天车比作

后，选择留在“小课堂”担任志愿者。甚至有人辞去拥有二十多年工龄的公职，有人放弃百万年薪的工作，来到这里投身志愿服务。从外省远道而来的学员若一时报不上名，会在“小课堂”附近租房，排队等待参与课程。

13年来，“寻找安详小课堂”已被受益者推广至全国30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进入乡村、社区、企业、学校、监狱等，线上线下学习人数累计超过100万人次。学校引入课程后，立德树人的成效显著提升。山东莱芜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参与课程后，大家变得自信、阳光、积极向上，2025年该课程还由选修课转为必修课，中华书局为此出版了《寻找安详》教材版。河南商丘的津桥学校引入课程后，开设家长课堂，惠及近万名家长。监狱系统引入课程后，服刑人员违规违纪率大幅下降，广州惠州监狱甚至实现了零违规、零违纪。乡村引入课程后，家风改善、民风淳朴、乡风文明。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张八桥镇王堂村，曾经被称为“问题村”，开设“小课堂”后，家庭和睦、乡风和谐，被评为全国文明村。“寻找安详小课堂”因此被教育部评为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。

除了在全国各地复制推广分课堂，受益的学员们还自发组建了大量沉浸式读书群。他们对拙作的珍视，也让我对文字愈加心怀敬畏，并深深相信：具有唤醒力量的文字，本身就是一种祝福。正因为这份祝福性，《寻找安详》《醒来》《郭文斌解读〈弟子规〉》《中国之中》《中国之美》等作品得以广泛流传，成为畅销书。不少受益者甚至一次性购买成干上万册，向社会无偿捐赠。为支持这些读书活动，我已将所有版税折算成书籍，捐赠至全国各地，截至目前，捐赠图书的码洋已达800万元，累计数十万册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要“注重家庭、注重家教、注重家风”，强调“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”。期望《家国情怀话家风——〈朱柏庐治家格言〉解读》一书的出版，能够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注与共鸣。

（作者系宁夏文联主席、作协主席）

“大地的骨骼”，呼应诗集对自贡盐业史的诗意重构，暗合诗人从医人到医文的生命转型，让工业题材的厚重与个体精神的坚韧形成共鸣。他谈柏铭久的三峡书写，用“三峡独秀峰”形容其坚守地域题材的独特姿态，既贴合诗人柳住三峡的创作实践，又赋予批评以画面感。这种表达避开了晦涩理论的壁垒，让读者在具象化的文字中直观触摸诗歌的肌理。

更添感染力的是，文中常穿插个人与诗人的交往片段，使批评成为“有故事的评论”。他回忆与冯林的书信往来，那些“臭美自己豆腐块文字”的青涩互动，既还原了诗歌爱好者的纯粹初心，也让对《仁立风中》的解读多了层私人化的温情。他记述与彭利辉的短暂相聚，从“北漂”生涯的聊谈到和刘年“用一顿酒换诗集”的约定，将诗人“在打工间隙坚持投稿”的执着具象化，让评论跳出文本分析的框架，延伸出对创作生态的细腻体察。

这种随笔体批评，兼具散文的灵动与评论的深刻。叙议之间，既能让嘉陵江畔的茶会、鲁迅文学院同学的赠书等场景鲜活如在眼前，又能在生活化叙事中自然引出对诗歌本质的思考。正如尹才干评价其接地气、扬文气，这种文风让批评成为与读者平等对话的桥梁，在轻松可读中传递对诗歌的赤诚。

（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）

既写实又如梦似幻

——读渡澜《常俗派》

□武凌霄

人日复一日奋力活着那样。

《常俗派》的引言中交代，“我们”的舅舅是一位脑萎缩患者。这位与常人视野迥异、不被正常秩序所接纳的“非正常者”，在小说里却被视为智者。舅舅亡魂的碎片散落世界各处，他的眼睛依然注视着人世，他的唇间传递出如预言般的古老曲调。舅舅究竟诉说着什么？又想传递什么？在部落神话般的氛围里，在舅舅如同古希腊哲人般的戏剧台词中，透过“我”逐渐扭曲的视角，这一切都难以被准确定义。这是一种荒诞的、被解构又重组的叙事。最终，舅舅化作了“我”自己——他亡魂的碎片，仿佛镶嵌进每一位翻动书页的读者胸口。死去的舅舅补全了“我”灵魂的一部分。从他去世的第二天起，“我”便继承了他那非常态的视角。原始的暴力在略带童真的孩子眼中，竟透出一丝轻柔。舅舅在所有人与物的影子里行走，人世间的常俗被轻易颠覆。蒙古族特有的神秘性，附于舅舅流转的灵魂之上，使他成为动物、植物，成为携带草原气息的载体。那些非常规的男人与女人，如同被人们精心雕琢、拼贴成的美丽或可怕的假人。但他们内里都是舅舅——是人类对爱恨生死无解却仍要追问的命题，也是全人类共同面对、难以调和的精神困境。

阅读这部作品，会发现其中草原牧民的生活既写实又如梦似幻。在真实与虚构的裂隙中，神话与童话色彩交织为一，遥远未知世界里的古老歌谣，汇聚成新的旋律。那不是一片现实存在的草原，而是属于渡澜语言世界中的精神草

原。自由的蒙古马奔跑在无边的荒原，马蹄踏碎寒露，天色始终未见明朗，草叶间却飘散出混合的食物香气。被牧民豢养的羊，面容温驯如人，又似西方神话中恶的化身。这片草原承载着古老的野性，也流淌着东方的血脉。一切语言文字化为简练的符号，它们单向却富含多义，只为构建一个反叛常俗的世界。

舅舅的灵魂不断流转。他没有确切的肉体，最终成为“我”自己。在透过舅舅的灵魂观看世界之后，“我”究竟是回归自己的肉身，重新落入俗世奔忙度日，还是意识到人生各阶段所遇见的那十二副扭曲的肢体骨架，其实都是自我的镜像？人的灵魂没有真正的容器可以承载，而草原上万物皆有灵魂，当人行于常俗的脉络中，俯瞰自己已逝的年岁时，是否会涌起一种原始而无名的恐惧？在那片无人能真正踏入的荒原上，日夜奔跑的马，永远不会留下影子。

《常俗派》延续了渡澜一贯的写作风格，文字在她笔端跳跃，色彩鲜艳却布满纹路。这部长篇小说通过十二个段落，构筑出一个完整的“我”，叙事结构跳脱常规，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交错并置，却又和谐相融。作者扎根于蒙古族文学艺术的土壤，血肉丰满而又成功挣脱了固化标签。这种持续的创新与对生活本质的深思，正是这个时代的文学所需要展现的。

（作者系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硕士研究生）

■三昧斋

作家曹凌云的新作《云江鳌水》，读来很难不被作者的见闻、描绘与感悟所触动。该书以深情的笔触刻画了飞云江、鳌江流域跨越四个历史阶段的人与事：一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至20世纪20年代，涌现的一批探求救国道路与强民之方的有识之士；二是自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，党领导浙南人民谱写的可歌可泣的奋斗篇章；三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初期，两江儿女在艰难中前行、于探索中奋进的历程；四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，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的十多年间，两岸人民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。作品以整体贯通、交汇融合的叙事方式，既回溯了自清末以来两江流域经历的沧桑与苦难，也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奔涌不息的生命活力，更勾勒出当下正在书写的历史新篇。这样的书写不仅丰富了两条江河所承载的民族记忆与情感厚度，也在内容构建上呈现出独特的感染力。

《云江鳌水》注重文本选材的真实性，以开阔的视野呈现飞云江、鳌江的自然形态、文化韵味与乡愁守望。飞云江与鳌江分别是温州的第二、第三大河，作者从源头开始走读与书写，顺流而下直至入海口，沿途细述见闻，以深情的笔墨描绘迷人的自然景致，不猎奇、不夸张，更不道听途说，始终立足于真实的记录。从广袤高远、人烟稀少的高山源区，到水流湍急、充满野性的上游溪涧；从水量丰沛、坡降明显的中游河道，到水色浑厚、气势雄浑的下游江段；直至沙洲起伏、滩涂无垠的人海河口——这一系列地理空间构成了辽阔、幽深而曲折的水陆画卷，引领我们览尽两江流域的锦绣山河。

群山环抱之中，飞云江与鳌江蜿蜒流淌，云雾萦绕间深藏着厚重的历史与丰富的遗存。在走读途中，作者始终浸润于地域文化的怀抱，并以深刻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关切，发掘史料、采集民风、辨伪存真、钩沉描画，感怀岁月沧桑。书中以写实笔法展现家乡风物与文化传统，呈现源远流长的江河文明：描述了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在两岸留下的遗迹及其栖息、繁衍、劳作的场景，讲述了商周时期盖石巨大的石棚墓葬群与秦汉三国的造船遗址，叙述了从西晋到北宋先民兴修水利、开发农耕、制作陶瓷的历程……这些历史遗存默默矗立于时光之中，既承载着一方水土的丰盈记忆，也赋予我们认识瓯越文化的新视角。水源与人类文明始终紧密相连，飞云江、鳌江两岸积淀的厚重历史，不断推动着当代产业的发展，为这片土地注入源源不绝的生机与活力。

深厚的文化积淀既源于物，也离不开人。飞云江、鳌江流域人杰地灵，该书在挖掘历史名人时，着重呈现他们与江河的血脉关联。书中不仅写到元末明初政治家、文学家刘基的“出山”，也以细腻笔触追忆三国时期温州治先贤周凯。在作者构筑的文学世界里，故乡人物穿越历史沧桑，留下厚重的背影，而他们的故事与情感，始终与两条江河息息相通。书中还涉及宋代思想家叶适、元代画家黄公望、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及维新人物陈虬、陈献宸等。他们沐浴历史恩泽，从传统中汲取力量，在不同时代奋发前行。作者满怀对历史与文化的敬意，书写岁月的沉淀，字里行间流淌着春风化雨般的温暖。

曹凌云遍家乡山的山水，当他沉浸于这两条江流的腹地时，最大的感受与此前走读瓯江、温州海岸线时一样——两江流域的浩瀚与深邃，值得书写的内容实在太多，涵盖历史沿革、经济发展、社会风俗等方面。但在文学创作上，若只沿袭旧路，重复书写瓯江、海岸线或海岛的模式，缺乏自我突破，便失去了创作的意义。因此，在该书中，作者特别聚焦于两岸人民百年来的苦难、奋斗与创业历程，通过普通人的命运起伏，来呈现宏大的历史变革，并突出“人”与“江”之间那种深层的共生关系。创作中，作者将大量笔墨倾注于普通人物的情感真实与生命逻辑，描绘了包括基层干部、新型农民、乡村能人、返乡创业者、外出务工者、民营企业家在内的众多形象。他们敢于尝试、勇于探索，带领乡亲们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。作者以质朴温润的笔触，书写他们的日常生活、时代价值与生命意义，记录他们在城区建设中应对种种困难、在新农村发展中直面重重阻力的艰辛历程，让他们的激情、理想、追求与时代共鸣。通过这些个体的故事，作品深入挖掘了中国社会变革对普通人生命轨迹的深远影响，呈现了普通人为家乡发展与时代进步所付出的巨大努力。

飞云江、鳌江穿行于峻岭险谷之间，汇聚千川百流，最终奔向大海，千百年来滋养着源远流长的瓯越文明。然而在走读途中，作者越往下游，越见楼宇林立、人烟稠密，也越发感受到水资源的珍贵，以及节水护源的紧迫。“万物依水而生，人类因水进步”“生态兴则文明兴，生态衰则文明衰”，人类并非在征服自然中生存，而是在自然的恩赐中前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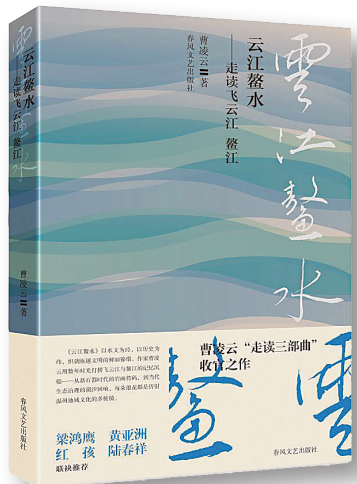
千百年来，云江鳌水养育并见证着两岸儿女的生生不息。曹凌云笔下有这样一群男子：他们“身穿单衣，肌肉硬实，背着一百多斤的木头，踏上弯岭古道。他们踩着不规则的块石，却步履平稳，脚下生风，但到了海拔900米的最高峰，面对楼梯一样3000多级石阶，他们也望而生畏，仰望高插云霄的陡岭，感叹‘弯岭弯到天，遥岭摇半年’”。这是飞云江畔一段充满艰辛又不乏诗意的原生态图景，让读者感受到生命的顽强与坚韧。在作家笔下，无论宏观如山海星展，还是细微如一草一木，皆有意象与意境、细节与画面，有同时代的声音和对生命的礼赞。

曹凌云为创作此书，历时3年深入两江流域，与村民同吃同住，促膝长谈，积累了丰富而鲜活的素材，下笔时得以潇洒自如，以小见大、由点及面地勾勒社会变迁与时代精神。作为非虚构的长篇纪实散文，需要作家在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间把握平衡，处理好审美关系。该书从传统积淀写到当代发展，叙事张弛有度，笔调舒缓深沉，既有泥土的芬芳与人间的烟火，亦含人情的温度与自然的敬畏，既挖掘了历史与现实的矿藏，也完成了构思巧妙、情思绵密、文风清朗的美学构建。

（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
徜徉于山水间的文学样本

□紫 苏



《云江鳌水》，曹凌云著，春风文艺出版社，2025年9月



《常俗派》是青年作家渡澜的首部长篇小说，语言风格鲜明，与其短篇小说集《傻子乌尼戈消失了》一脉相承。在带有魔幻色彩的绚烂叙事中，故事缓缓展开，哲学思辨也逐层深入。

阅读《常俗派》的体验，难以用任何确切的词语来定义。翻开引言的一刻，读者便仿佛走入她用诡谲文字编织的幻境，成为一出好戏座上的宾客。只是这座剧院空空荡荡，这是一场无法与他人共享的，只属于自己的梦。现实世界中一切被规定的经验在此被搅碎，文字所描述的一切仿佛都脱离了原有秩序——这不是某个遥远的蒙古族生活区域，而是世间根本无从触及的不可名状之地。阅读时，你甚至脱离了原本的观演位置，如同被倒置于舞台顶端，以颠倒的视角重新注视世界。死去的马仍在荒原上不知疲倦地奔跑，就像